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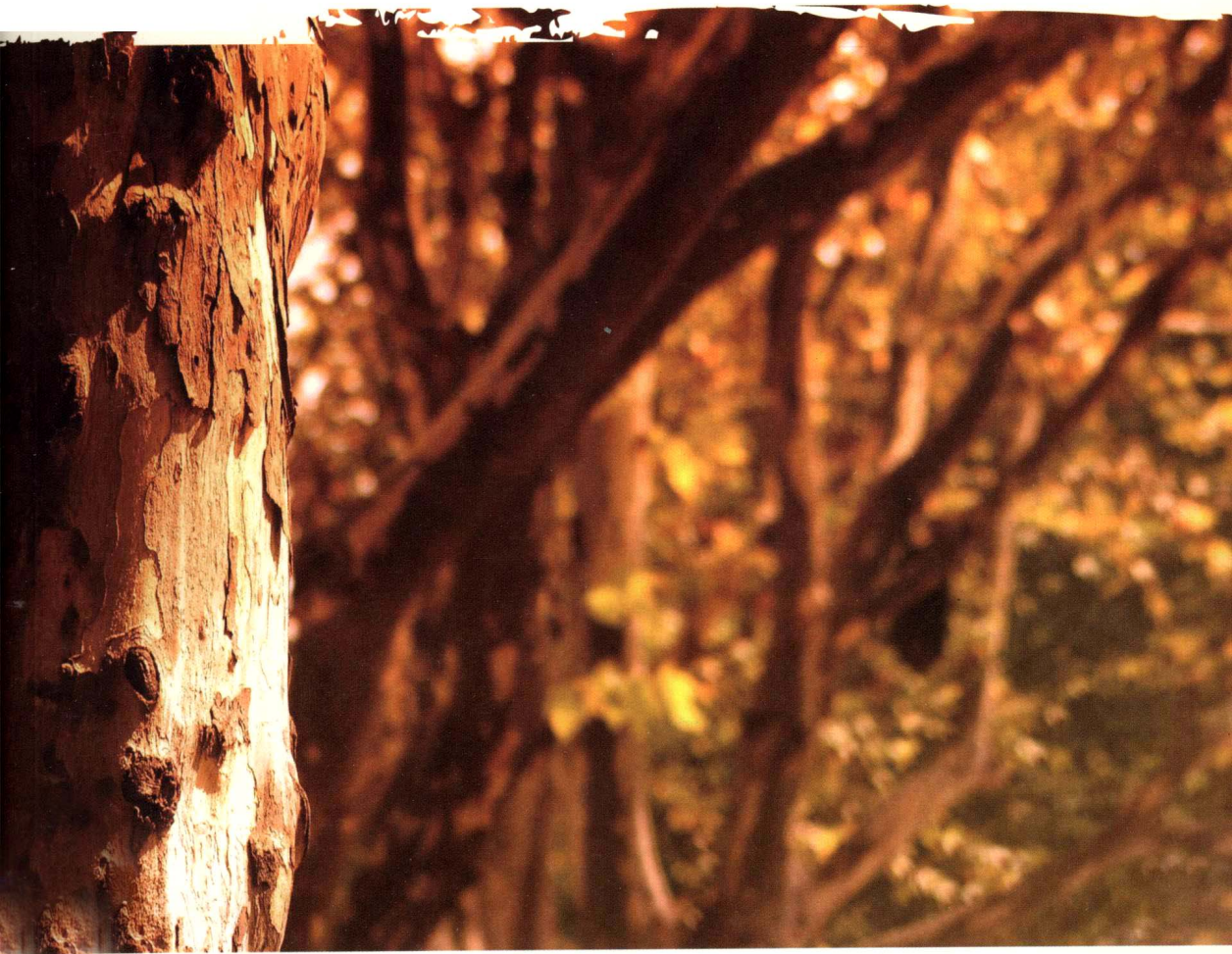
上海·精神的行走书系

上海的园林被人们称为“城市的氧吧”。结合文化、历史、休闲的要素，这些园林完善了城市的结构，构建了城市的景观，成为都市人放飞心情的休憩之地。

惜珍/著

梧桐深处的别恋

——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精神的行走书系

惜珍/著

梧桐深处的别恋

——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梧桐深处的别恋: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惜珍著.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6

ISBN 978-7-5473-0148-7

I. ①梧… II. ①惜…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03791号

梧桐深处的别恋——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021-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

字 数:485千

印 张:26.25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48-7

定 价:52.00元

留住绿色的记忆（代序）

东方出版中心的戴欣倍编辑和作家惜珍来访我，携来了惜珍女士的两本书《永不飘散的风情——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花园洋房的下午茶——上海的保护建筑》和一部书稿《梧桐深处的别恋——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为“上海·精神的行走”书系，都是写上海的历史文化遗存和城市建设方面的。文中所写的内容在我所从事的工作范围，看来特别亲切，翻开一读就丢不下手了。不巧的是这些天事情特别多，还要到外地出差，但惜珍的文字有那么股魅力，像是粘着我了，只要我回到书桌前，就会捧起这厚厚的书和稿件，先是翻看浏览，而后真是手不释卷了。

这里写的全是上海城市里的东西，言之有物，是对着上海城市中具体的实物场景，一处一处地有序并有据地按有关的规则一一写来，忠实地记录了这些上海留存的历史记忆和今天建设的史实。这些对上海的街巷、上海的老房子、上海的园林等实例的详尽记述，正是反映了我们当代人对上海过去留存的珍重和对未来城市的憧憬。

“上海·精神的行走”书系，能引导广大的读者和上海人来深入地观察、欣赏、体验、学习上海丰厚的城市和建筑文化，更加熟悉和热爱自己的城市和家园。惜珍的书里从一幢房、一条街、一个园等而引出许多历史典故、秘闻趣事、名人轶事及时事变迁。有了这些史实故事，这些物质的场景就有了生命，就生动起来。这是她辛勤地收集、寻访、爬剔资料才写成的，并且从文章里对景物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作者认真地，一处一处艰辛地实地踏勘、走访，才能有那些亲历的体验和对时空的感悟。因此，这一书系就具有一定的科学和文化价值。

郑时龄和伍江两位教授同仁分别为前两本写了很好的序言，他们都是治学严谨的学者，没有写一般的捧场话，而是从不同角度谈了城市遗产保护的理念和自己的体会。手头的《梧桐深处的别恋——上海的公园和古典园林》还是校样，编辑请我为之写序，对于上海的园林和绿地，我是有一些话要说：城市的园林和绿化用地是城市生活质量和舒适度重要的基础，也是代表城市文明的硬指标。上海市区原来的绿地很少，1949年时全市平均每人只有0.132平方米绿地，在全国大城市中是最低的，通过这些年来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市政府花了大力气，开辟了许多公园和绿地，至2007年上海市绿地面积已经达到每人12平方米。但是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像莫斯科平均每人有60平方米，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平均每人120平方米。我国有许多城市被命名为花园城市，我觉得不大切合实际，在柏林、巴黎和纽约这些城市中心地段就拥有大片的森林绿地，都是十几平方公里以上，我们有那么一片树林，就称之为森林公园了，岂不汗颜。

这些城市公园绿地，主要功能是栽种植物、树木，改善城市的生态空间，但是

我国许多公园常常是为了赚钱，搞了许多娱乐设施，造了许多建筑，美其名曰增加景点，实质是为了经济收入。1992年我主持上海外滩和南京路地段规划时，就遇到了人民公园要破墙开店的要求，当时人民公园（南京路一侧）还没有一家店面，我认为应该让南京路上透出自然的绿色来，因为这是上海市中心区域较大的绿肺。但是我失败了，我做的规划没能实现，许多店面开了出来。现在这种情况有时还在发生，有的城市规划中的绿地被悄悄地改成了商务楼和居民住房，因为绿地虽然是生态需要，但在经济需求下成了刀俎之物。

上海留有多古典园林，这是建筑艺术的精华，是古代文人雅士创造的心目中的天堂，陈从周先生称之为“文人园”，因为这些园林都是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名士们主持建造的，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他们撷取大自然中的景色，再造在自己的城市山林之中，“虽为人作，宛如天开”，这些园林经过了几代人的不断经营、琢磨、修改、补缺而成精品。这些园林中每一座厅堂，每一个院落、漏窗，每一丛花木，无不经过精心推敲。我曾多次跟着陈从周先生去豫园的东园重堆假山，前前后后有半年多时间，一块块石头摆上去又搬下来，东弄西弄，那些工人师傅们都厌烦了，陈先生又是陪笑又是递烟，向他们拱手作揖，请工人们再弄下去，真是反复推敲。陈先生说：“假山要堆得像真山一样，山有纹理，有气势，有石头的韵味，要仔细地揣摩，才做得好。”上海的几个古园子都是精品，都凝聚了古代匠师们的心血和创造。陈先生和我说过，“这些古典园林的好处，能看懂就不错了，我们现在是造不出来了”。这话很有道理，现代人心态太浮躁，沉不下心来，我看到过许多新造的花园，以为建个亭子、堆几块石头就是园林了，既成不了景，更谈不上诗情画意，那些急于求成的东西，难以评说。

上海有许多欧美式花园，拥有别致的造园艺术，但手法不同，景观也不一样，这与上海独特的人文环境有关，它们中西合璧，形成了上海的海派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要继承，同时也要发展创新。1978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院长冯纪忠教授对松江的方塔园进行了重新规划，运用了他提倡的造景手法，并设计了一连串既有传统风格，又具新理念的作品。如一座园门是传统瓦屋顶，却用钢腹杆结构，新旧元素巧妙地结合，还设计了富有创意的沟壑式的步行小径等，受到了业界的好评，在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获得唯一的园林设计大奖。但这个设计在20世纪80年代末却受到批判，令人费解。现在有些人热衷于“假古董”和“欧陆风情”，不是认真继承传统，学习先进，而是急功近利，这是做不出好东西的。

城市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我们正大量地建设许多新的东西，我希望城市要有新意，但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有地方特色的，不然我们就不知道身在何处了。已经过去的三十年中好东西留下不多，后三十年怎么样？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同济大学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 阮仪三

2010年3月30日于旅途中

徜 | 徉 | 在 | 梧 | 桐 | 深 | 处（自序）

上海的法国梧桐，学名悬铃木，它与李清照词里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中的梧桐，没有亲缘关系，之所以被误称为“梧桐”，是因为两者的叶子相似。由于这种悬铃木是当年法国人把它带到上海法租界，并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带）当行道树，人们习惯于叫它法国梧桐。据说，在国外并没有人知道悬铃木还有“法国梧桐”的别名，而且拥有法国梧桐数量和规模最大的国家，也不是法国，而是中国。上海的公园里遍植法国梧桐，因为这种树叶面宽大，遮阴面积大，且生长迅速，四季分明。仅复兴公园内就栽植着223株法国梧桐，吻合它曾经被称为法国公园的名字。复兴公园东北角，紧挨着沪上一家KTV。曲终人散，一出门，人们立刻就会从喧闹中回归沉静，因为硕大的法国梧桐铺展在眼前。

在上海，法国梧桐不仅仅是一种树种，还是“浪漫”的代名词。当阳光透过梧桐树的枝叶洒下来，写满一地的是这座城市斑驳的心事，它们藏在梧桐深处，轻易不与人言。

纵观中外整个造园史，城市公园的兴起不过是一百多年来的事，最早的城市公园是建于19世纪下半叶的纽约中央公园。公园被人们称为“城市的氧吧”，它重新组织构建了城市的景观，结合文化、历史、休闲的要素，完善了城市的结构，有效地缓解了城市空间令人窒息的压抑感，为都市生活中的人提供了舒缓压力、放飞心情的休憩之地。

中国园林起源于殷商，已有3 000多年的历史。而上海园林则起步较晚，但也可追溯到500多年以前，其始于元代寺庙园林，盛于明清私家园林。这些私家园林在营建中强调“以画入园，观园如画”的意境，与江南大多数园林一样，可归入“文人写意山水派园林”一脉。建于明清时期的豫园、古猗园、秋霞圃、曲水园、醉白池等上海五大古典名园便是其典型。

不过上海最早是没有“公园”这个概念的，多的是私家园林，仅供业主自行赏玩。上海开埠后，1868年在租界上建的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以其西式的造园要素、开敞的布局成为上海第一座公园。随着租界的扩大和近代上海市政建设的完善，租界地区又相继出现了法式公园——顾家宅公园（今复兴公园）、英式牧场田园情调公园——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和英式乡村自然园林——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等带有殖民地印记的西式园林，而且这些园林都是出自西方设计师之手。西式的造林要素不同于上海古典私家花园“前宅后园”、“居”、“游”合一的模式和强调建筑构筑的做法，而是纯粹从娱乐游赏角度出发建造，削弱了建筑物在整个公园中所占的比重，喜欢用喷泉、瀑布、湖泊这类水

景要素。植物造景的缓坡大草坪、整形绿篱以及栽培美丽植物的规则式花坛也是西式公园常用的手法，而花架、廊柱、塔楼、凉亭等西式小品建筑则被零星点缀在公园各处。西式公园的相继落成，向国人展示了一种与中国古典园林完全不同的营建手法，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近代中国园林的发展趋向。

195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实行大地园林化”的号召，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绿化运动。杨浦区的杨浦公园、虹口区的和平公园、普陀区的长风公园，都是由成千上万的各界群众日夜奋战，挖湖堆山，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的。这些运用中国园林传统造园手法，吸取借鉴国内外造园风格营建的自然山水园林，既有西方公园的大草坪，也有东方园林的元素，使上海的城市公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海派特色。上海动物园、上海植物园、共青森林公园等主题公园的相继建成，标志着上海公园建造模式的新的突破和拓展，而21世纪初建成的一些大型园林，如世纪公园、大宁灵石公园、长寿公园等，则可以说是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海派园林特质了。

英国哲学家培根将园林艺术视为“人类一切乐事中最纯洁的”。日本作家吉田修一则在他的小说《公园生活》里写道：“有些事情只有在公园里，才能毫不在乎。有些感觉只有在公园里，才能得到归属。”“去公园散步才是正经事”，成了如今文艺青年们时常挂在嘴上的名言。

在时尚化的都市里，纯真与怀旧正在被世故与前卫所吞噬。沉闷的城市生活、忙碌的生活节奏，拉远了我们与山野、田园之间的距离。但家门口的公园却使我们能够回归自然，让我们在绿树芳草、假山亭榭之间游荡，沉浸在新鲜清爽的空气之中，回味自己的年少时光，享受简单的快乐，平平淡淡中重拾散失在焦黄纸页间的陈旧时光，昔日的情愫不经意间又回到了身边，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找回了生活的本真。

希望这本书能够吸引读者走进梧桐深处的上海园林。

目 录

城市山林 / 1

——豫园

上海最古老的园林 / 19

——秋霞圃

绿竹猗猗的明代园林 / 31

——古猗园

上海早期海派园林 / 47

——曲水园

文人园林 / 61

——醉白池

孔庙旁的江南古典园林 / 76

——汇龙潭公园

历史文物园林 / 83

——方塔园

以牡丹闻名沪上的自然式园林 / 96

——漕溪公园

中西交融的古典式园林 / 102

——桂林公园

毗邻淮海路的法式园林 / 112

——复兴公园

蕴含英式牧场田园情调的园林 / 124

——中山公园

人文气息浓厚的自然式园林 / 137

——鲁迅公园

“二战”期间犹太难民的休憩地 / 149

——霍山公园

时尚地带的一方清雅之地 / 156

——衡山公园

上海围棋手的摇篮 / 161

——襄阳公园

上海最早的集资公园 / 166

——康健园

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世外桃源 / 170

——复兴岛公园

上海解放后建造的第一座园林 / 175

——人民公园

上海最具自然山水风貌的园林 / 186

——长风公园

弥漫石文化韵味的明清风格园林 / 197

——蓬莱公园

传承静安寺文脉的都市花园 / 204

——静安公园

繁华街市中的一片绿洲 / 215

——淮海公园

蕴含生态动物岛的自然山水园林 / 222

——和平公园

展示宝山人文历史的传统风格园林 / 233

——临江公园

沪上小西湖 / 242

——杨浦公园

镶嵌在轨交东西两侧的碧玉 / 250

——天山公园和凯桥绿地

竹影婆娑的重门深院 / 259

——东安公园

上海唯一的茶文化园林 / 265

——闸北公园

别具特色的生态动物世界 / 273

——上海动物园

都市里的绿色原野 / 292

——上海植物园

极富山林野趣的自然空间 / 308

——共青国家森林公园

上海文明历史的缩影 / 321

——光启公园

享有“假日之园”美称的生态型城市园林 / 328

——世纪公园

21 世纪的海派园林 / 340

——大宁灵石公园

上海唯一的体育主题园林 / 351

——曲阳公园

浦东的新外滩 / 358

——滨江公园

东外滩花园 / 365

——陆家嘴中心绿地

凝聚上海百年风土人情的园林 / 372

——徐家汇公园

以现代表现手法思索历史的园林 / 379

——古城公园

新天地旁的现代城市山水园林 / 386

——太平桥公园

极富阳刚之美的开放式园林 / 392

——长寿公园

传承石库门弄堂传统游戏的园林 / 400

——九子公园

后 记 / 407



城市山林

——豫园

老城厢里的豫园是上海唯一一座位于繁华市中心的古典园林。它既有江南园林之美，又有上海园林之奇，糅合了明清两代园林的艺术，素有“城市山林”之誉。

在上海的园林中,豫园是唯一一座处于繁华市中心的古典园林。该园地处上海老城厢的东北部,北靠福佑路,东临安仁街,西南与城隍庙毗邻。豫园不但名列现存的上海五大古典名园之首,而且是我国最著名的江南古典园林之一。有人曾将其与苏州拙政园、留园和无锡寄畅园并称为江南四大名园。

豫园以布局紧凑、变化繁多、美中有奇而著称,园内山石错列,具涧岭洞壑之胜,潺潺流水,有岛滩梁渡之趣。全园形式多样但风格一致,景区分明,流线明确,雅俗共赏。它既有江南园林之美,又有上海园林之奇,糅合了明清两代园林的艺术,素有“城市山林”之誉。

源于明代私家园林

明代,上海老城厢梧桐巷、安仁里(现梧桐路、安仁街)一带居住着上海城里的名门望族潘恩家族。潘恩为嘉靖二年(1523)进士,曾官至刑部侍郎、刑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现梧桐路上的明代建筑世春堂就是昔日潘家残存的旧居。嘉靖三十八年(1559),潘恩的次子潘允端科场失意落榜归来,在自家住宅西面数畦蔬圃之上,聚石凿池,植树建亭,营造了一处私家小园,这便是最初的豫园。三年后,潘允端金榜题名,高中进士,此后宦海浮沉,将近二十年,直至万历五年(1577),才从四川布政使任上辞归,开始一门心思地修建自己的园林。13年后的万历十八年(1590),终于建成一座设计精巧、布局细腻、清幽秀丽、玲珑剔透,小中见大的私家园林,该园林享有“奇秀甲江南”之誉。当时有人拿它与江南名士王世贞在江苏太仓所建“弇园”相提并论,称“百里相望,为东南名园之冠”,名盛一时。潘允端为这座自己精心营造的园林取名豫园,即“愉悦老亲”之意。但长辈没福气,园林还未建成,父亲潘恩已病逝,豫园实际上成了潘允端自己退归林下的栖息地。他晚



明代书法家王稚登所题隶书门额

年长居园中,和亲友们过着奢靡的生活。这在记载他生命最后16年的八卷手书《玉华堂日记》(1586—1601)里有着详细的记录。现挂于三穗堂大厅内的《豫园记》为潘允端自撰,文章详尽地记述了园内从东到西自北往南每一处景物,犹如一篇“导游词”。潘允端嗜好风雅,平日里,园子里经常高朋满座,王世

贞、王稚登、董其昌等官僚名士往来其间，游憩畅饮，以诗会友，鉴赏古玩，极尽声色犬马之享乐。

潘允端生活的明万历年间，正是南戏（传奇）取代北杂剧的时代，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封建士大夫纷纷从苏州赎买小厮培训，成立“家乐”戏班，尝试南戏排演。潘允端也雅好此道。他从苏州买来一班唱昆曲的小厮，除购买昆山腔南戏剧本演出外，还亲自撰写曲本排演，潘允端在他的《玉华堂日记》里就有四分之三的文字涉及他在豫园内进行的戏曲活动。当时，豫园内可容百余人的乐寿堂（遗址在今三穗堂）内经常进行频繁的戏曲演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豫园也可以说是上海昆曲发祥地之一。潘允端嗜好风雅，挥金如土，终究入不敷出。他在园内享乐了十余年，到他75岁时，家中连遭变故。潘允端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病故。其离世不久，便家道衰落，家产大半变卖，潘氏旧居世春堂被人收买后建为天主教堂，改称“敬一堂”。明崇祯年间，潘家园林“豫园”也终改别姓，由潘允端的孙女婿、通政司参议张肇林买下。豫园易主后，未及修缮，即逢清兵南下，为避南下清兵骚扰，张肇林在豫园厅堂内塑了佛像，改作寺院，还请来僧人当主持。张肇林死后，家族无力支撑整个园林的修缮和管理费用，豫园逐渐荒废，仅剩少许破旧建筑和残石淤池，只能出借或割售园林，豫园作为私家园林的命运就此终结。

如今，豫园的主人早已在历史中沉沉睡去，豫园则生生不息，成为海上文化的一条根脉。经过400多年的变更，豫园现占地2万余平方米，全园大体可分为西部、东部、内园三大景区。亭阁参差，山石嵯峨，溪流蜿蜒，景色旖旎。豫园还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古树名木及明清家具、名人字画、泥塑砖雕、匾额楹联等文物珍品，凝聚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华。



元代铁狮子

近代商业浪潮对古典园林文化的冲击

清代康熙年间，上海近代商业开始发迹，出现同业公会和公所，类似今天的行业协会，紧邻闹市的豫园遭到商业行会的蚕食。康熙年间，布庄业主们占据了豫园

内较好的厅堂，加以整修利用，创建布业公所，以后布业公所便入驻豫园。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部分乡绅贤达的提议下，一些富商绅士集资将豫园园基全部买下，又花费几万两白银，“仍筑为园”，各建亭台楼阁，为公会公所之用。同时，还恢复了庙堂西北一大片土地的昔日江南名园明秀雅洁的风貌，然后将此园奉献给城隍庙，交城隍庙道士管理，作为上海城隍庙的庙园。因城隍庙已有东园，便称为西园，但基本保留了我国江南文人园林特色以与城隍庙东边的灵苑（今豫园内园）相区别。并花了20多年时间，重建楼台，重修山石。修复后的豫园除“都人士女，来游来歌”外，官府亦常在此设宴，地方官吏也常来拜祭，前朝私家园林变成了供城隍士人、乡绅集会雅玩的公共场所。东园、西园除了供城隍庙香客信众日常游憩外，逢年过节，初一、十五，更是园门大开，向全城百姓开放，任其游览，完全成为具有公园性质的寺庙园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豫园被英军强占为驻军营房，使“园亭风光如洗，泉石无色”。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义，豫园“点春堂”成了小刀会的城北指挥所，不到两年，起义失败，清军又进驻园内。1860年，太平军预备进军上海，清政府搬来外国洋枪队入城防守，豫园再次作为兵营，园中景物尽遭蹂躏。

上海开埠后，商业贸易发展很快，当年几个出资修复豫园的大户是十六铺商人，他们买下了西园的大部分亭台楼阁辟为商业议事公所，如临荷花池的主厅“三穗堂”就被当时很有势力的豆米业公所所占据，成为豆米业同行议价、定价准斛之处，所以人们又叫它“校斛厅”。“点春堂”是花糖洋货公所的办公地。荷花池东面的“得月楼”为布业公所所有。“凝辉阁”为鞋业公所，“飞丹阁”为帽业公所，“湖心亭”属青兰布业公所等，商人常在此会晤聚谈，买卖交易。到18世纪70年代，西园地产被21家同业公所瓜分完毕。人们也许不会去留意，在点春堂、得月楼、仰山堂等厅堂的太师椅、条案、茶几的低处，刻有“玻璃业公会 泰和洋行敬赠”、“腌腊同业公会 民国廿四年夏立”、“玻璃业公会 华德隆行敬赠”等字样，公所和同业公会延续并丰富了豫园的生命，使之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感。

然而，此时的豫园实际上已从寺庙园林转变成成为被分割的公所园林。一些实力雄厚的公所在修复园林，保存园景的同时，重建部分厅堂，恢复了一些园景。其他的公所则争相拆去颓败的景物，改建成房屋出租营利，更有甚者还划出园内空地，让小商贩们设摊叫卖，形成集市。园内，酒楼茶馆相继兴起，大小店铺纷纷开设，至民国年间，豫园已被一条东西小路（今豫园老路）分割成南北两片，旧有古迹、园景日趋湮没。约半个多世纪，上海人已不知道这里还有一座园林胜景了。



湖心亭和九曲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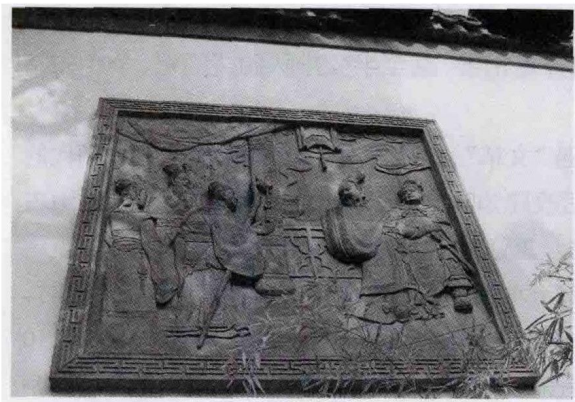
1952年开始，豫园又受到人们的关注，经文化部门研究，确定“点春堂”是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军的指挥所，必须保护，又因豫园旧景还残存不少，不能任其消失，湮没多年的豫园由此重新浮出水面，于195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大修时，将荷花池、湖心亭和九曲桥划出园外，但原属城隍庙的内园却从此划入豫园范围，大门也从园东面的安仁街迁到了西南的三穗堂前。修复后的豫园于1961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一时间，市民奔走相告，甚至半夜排队购买门票，争相先睹为快。

可惜，豫园复苏了仅五年，便遭遇“文革”，豫园再次受到破坏，园中建于明代的环龙池被拆除，周围的曲池被填没后改建为防空洞。1982年，豫园东部重修，由古建筑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主修。重修时，将防空洞重新填掉，还原水景，重建青石环龙桥，并建造了长达百米的积玉水廊。而玉玲珑自450年前放置在此地时，其前始终无水，重修时掘地成池，以衬托江南三大明石之一的玉玲珑。1991年10月1日，东园修复，对外开放。21世纪初，又重建了明代豫园“涵碧楼”和清代西园“听涛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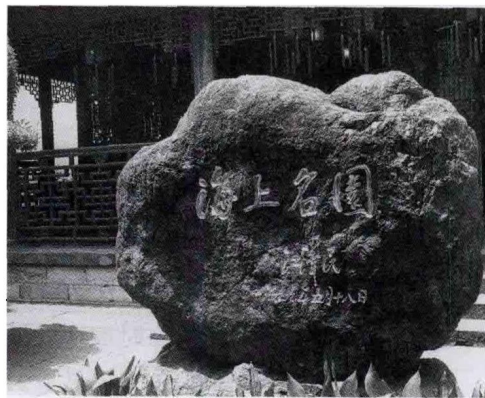
步移景换、美中有奇的园景

站在九曲桥抬眼北望，便是豫园小巧的砖雕门楼。人们以为，进了门楼才是豫园，殊不知，当年的豫园乃环荷花池而建，九曲桥和湖心亭实为主人休憩赏玩之地。而且，如今豫园门楼上的“豫园”两字虽有古意，却非真迹。真正的明代遗存，是明代书法家王稚登所题隶书门额，如今被玻璃封裱在进园右侧的粉墙上。20世纪50年代，豫园已经十分破败，旧物散落民间，连这块门楼上的砖也被捡去，充当盖屋的材料。民居拆迁时，有人发现用来搭建阁楼的这块石头上有“豫园”二字，便放在一边。豫园修葺时，为了整旧如旧，修建人员在上海到处寻访拆房的地方，搜集旧石料，“豫园”二字这才侥幸“回家”。现在，在“豫”字和“园”字连接处，还可见到两个小方洞，是搭阁楼时凿出来插榫头用的，现在下面的已糊上，上面的还留着，成了它流落别处的印记。由于重建的门楼体量较小，不宜放置，只好将它移居墙上。

从荷花池边步入豫园大门，迎面所见即是江泽民书写的“海上名园”题词石。题词石后是一座高敞轩昂的厅堂，名曰“三穗堂”，它是1784年在豫园颓圮的“乐寿堂”原址上建造起来的。堂面宽五间，进深三间。正中挂兵部侍郎翰林院编修陶澍于道光六年（1826）所书的“城市山林”匾。其下悬挂的是“灵台经始”匾，用以象征天降祥兆、国泰民安。最下面才是“三穗堂”匾。中间的巨型镜框中，悬挂着由原豫园主人潘允端撰文、现代书法家潘伯鹰书写的《豫园记》。这座厅堂原来坐着的是“乐寿堂”，乃潘允端留给父母的最好的休闲场所。可惜，没等建成，他的双亲便离开尘世，成为潘氏心中的一大憾事。后来这里成为油豆饼业公所所在，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建，“三穗”，意为一稻出三穗，寓意丰收。三穗堂八扇大门



砖雕



江泽民题词石